



翰墨飘香

赏《青衣江题名卷》，学黄庭坚发“朋友圈”

甘敏求

元符三年七月，涪翁自戎州溯流上青衣。廿四日宿廖致平牛口庄。养正置酒弄芳阁。荷花未开，莲实可登；投壶弈棋，烧烛夜归。

年初，由长沙去江西省博物馆看了“山谷雅集——黄庭坚诞辰980周年特展”。

此行是奔着他的《青衣江题名卷》去的。临习此帖多年，终于得见原作，算是一次朝圣之旅。

那天人不算多，得以站在玻璃柜台前仔细打量。运笔痕迹清晰可见，可遥想山谷老人“挥运之时”。若能化身一名神探就好了：根据现场蛛丝马迹，还原“作案”经过。

此卷长超10米，高24厘米，单字近20厘米，于元符三年(1100年)所作，是黄庭坚传世墨迹中最大的作品。当时他已流放到戎州(今四川宜宾)两年。好在这年正月，哲宗病逝，徽宗即位。五月，他官复宣德郎(低阶闲职)，监鄂州在城盐税，因涨水未能出三峡。直到年底他才离开戎州前往湖北。

这年七月，他在赴任前特意上溯青衣江去青神县探望姑母，途中借宿在牛口庄挚友廖致平家。廖家宴请黄庭坚，不知喝了几瓶宜宾的“五粮液”。席间，黄庭坚书写了明瓚(唐代懒残和尚)诗作，并接着用大字记述了自己这一段行程。这幅书卷被后人一分为二，前面的诗卷早已不存，后面的大字题款被保存了下来，即《青衣江题名卷》。

一

先来说文。寥寥49字，发个朋友圈也才才三行，但表

达的意思实在是太丰富了。

“元符三年七月，涪翁自戎州溯流上青衣。廿四日宿廖致平牛口庄。养正置酒弄芳阁。荷花未开，莲实可登；投壶弈棋，烧烛夜归。”

从开头到“弄芳阁”，寥寥数语，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依次交代得一清二楚：“这一年我从戎州逆流而上青衣江，二十四日，借宿在廖致平的牛口庄。养正于弄芳阁设酒款待我。”

接下来连续四句四言，开始抒情了。时值七月，“荷花未开，莲实可登”，荷花瓣还未落尽，所以莲蓬(莲实)也未完全成熟，但也可以采摘(可登)品尝了。何必追求完满?遇上了就是好时候，这不就是“将满未满”的“人生小满胜万全”吗?

对比李清照的“莲子已成荷叶老”，黄庭坚这八字更显豁达。

这天酒后玩了些什么?“投壶、弈棋”一笔带过，总之玩得十分尽兴，要不怎么直到夜深才举烛而归?以“烧烛夜归”作结尾，戛然而止，但又兴味悠长。

最后黄庭坚又用小字强调，“此字可令张法亨刻之”，那种对自己状态的满意之情，跃然纸上。

用最少的字，表最深的情，传最多的意。对比当下的废话文学，讲了一堆，却空无一物。古人的文字功夫真令人景仰。

顺便说下，这个廖致平也不是一般人

物。他与苏轼兄弟同科高中进士，官至朝议大夫，在牛口庄有“大别墅”，善种荔枝，被黄庭坚赞为“戎州第一”。山谷在当地的另一好友、酿酒师王公权善酿荔枝绿(五粮液的前身)。黄庭坚还专门写过一首诗，“王公权家荔枝支绿，廖致平家绿荔枝。试倾一杯重碧色，快剥千颗轻红肌……”

结束流放，在探望亲人的路上又遇好友置酒，这样的快意时刻在黄庭坚一生中并不多。所以，这份长卷无论是文还是字，都写得十分轻松惬意。这有如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之于杜甫那样，是其生平第一快诗。

二

再来看字。

宋人极少有写这样大字的，确实是“壮伟惊人”。黄庭坚应是以长锋软笔饱蘸浓墨写这49个大字，以“篆籀之气”作大楷，圆劲飞动。提按转折之间，如斩钉截铁般果敢爽利；然而行笔又充满韧性，不失柔和之感。可谓刚柔相济，劲秀两全。

这有如纸上太极，内蕴筋骨，外示安逸。能用最温柔语气说最硬话的人，都是极高手。

你看那么多的点，没一个干瘪的，一个个饱满圆劲，精气十足，像一颗颗充满热血的大心脏，似乎随时都能跳动起来。那些长线条，又像正流淌热血的大动脉，所有点画线条都充满了生命的张力，尽显书法的生命

黄庭坚《青衣江题名卷》，长1003.7厘米、宽24.7厘米，中国国家博物院藏。



之美。

在结字上，放射状的横竖撇捺，尽情舒展。现实逼仄，但好在还有这一方纸上天地任其纵横驰骋，持长枪大戟，写快意江湖。

这正是山谷魅力所在。黄庭坚融会儒释道，既持节操守，又任运随缘。最能体现这种人格特征的，当属这卷大字。相比之下，山谷有些行书，过于瘦硬劲健，不似《青衣江题名卷》这般劲秀两全。

就像黄庭坚的诗，流传下来受人欢迎的并不是那些好奇尚硬、牢骚满腹、奇崛奥峭的刻意之作，反而是那些清新流利之中内蕴健骨的作品。

能将百炼钢化绕指柔的，都非常人能及，自然显得珍贵。

音乐咖啡

为潇湘雨写一首波萨诺瓦

谈诗道

马年新春前夕，一首名为《回家路》的纯器乐作品，从纽约漂洋过海，抵达湖南。这封特殊的“音乐家书”，出自“00后”湘籍音乐人黄政淳之手，承载着一位青年游子对故乡的眷恋。

在纽约音乐圈，黄政淳是一个游刃有余的“多面手”。从创作、编曲、排练，到跨国团队的协调与项目推进，他皆能从容把握。他获得美国创作人名人堂奖学金，入选约翰·默瑟基金会词曲写作营，参与格莱美校园导师项目，原创歌曲曾获亚洲音乐节“年度独立歌曲”提名，在那座大都会的独立艺术生态中，他正稳步前行。

令人稍感意外的是，他本科主修的是经济统计学。他在课余时间产出的音乐创作收获了身边人的喜爱，赢得诸多专业人士的认可。那份对音乐的迷恋，最终让他从一条看似“稳定”的轨道上转身，奔赴纽约大学斯坦哈特音乐学院，追寻心中的旋律。

在学院，黄政淳幸运地遇到了几位行业顶尖的导师，学会了在音乐中运用“留白”技巧。在纽约这座熔炉，他打开了全新的创作视野，穿梭于The Bitter End、Nublu等当地顶级音乐现场，与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人交流合作。世界各地的音乐流派在此交汇，黄政淳并未迷失，反而在一次次聆听、合作与碰撞中，完成了一次深刻的“血脉觉醒”。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走一条道路：让世界听见并爱上中国声音。

一种被称为“中文波萨诺瓦”的风格，在黄政淳手中逐渐成形。他发现，源自巴西的波萨诺瓦(Bossa Nova)，其“苦中带甜”的独特气质，与东方美学中含蓄内敛、意在言外的情感表达如此契合。他巧妙地将江南烟雨般的婉转旋律，织入波萨诺瓦轻盈摇曳的节奏里；用中文歌词特有的诗意留白，去诠释爵士和声的丰富层次。东方的情思，遇上了西方的韵律，一场奇妙的反应悄然发生。

2025年5月，纽约著名的实验戏剧俱乐部La MaMa剧场，见证了这场交融的初次绽放。舞台上，华人歌者空灵的吟唱，哥伦比亚鼓手热情的节拍，与细腻的弦乐、地道的爵士节奏交织在一起，将三个东方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。一曲终了，有观众动情地说：“这感觉，就像在里约热内卢的阳光海滩上，忽然看见了中国的江南烟雨。”这已不是他第一次融合中西方音乐。早在学生时代，他将《茉莉花》改编融入爵士乐的创作，就曾让英国伯明翰大学的观众为之惊叹。

如今，黄政淳的创作“素材库”里，收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：戏曲的腔韵、民歌的调子、古老的民间符号……他像个文化的炼金术士，试图从传统的矿藏中提炼出能被当代世界共鸣的旋律。

春节前夕创作的《回家路》，对他而言，不只是一次情感的抒发，更是一次文化的寻根与确认。他带着这些融合后的作品参加旅美湖南同乡会的活动，在熟悉的乡音与崭新的乐声中，为海外游子送去慰藉，也让自己与故土的联系更加坚实。

“我种下了一颗种子。”黄政淳这样形容自己的事业，“它正吸收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养分，慢慢成长。”他的梦想朴素而深远。他希望能赋予传统元素以新生，让更多中国声音送往世界。既让华人听众在熟悉的东方韵味中感受新意，也让远方的朋友，即便不懂歌词，也能为旋律中人类共通的美与情感所打动。

艺苑杂谈

华夏从来多骏骨

陈泽轩



龚开《骏骨图》，纸本水墨，纵29.9厘米，横56.9厘米，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。

立春伊始，马蹄声近。红纸金粉对联上镶嵌着“骏马图”，鬃毛飞扬，四蹄生风，一派祥瑞气象。人们爱马，爱它的大气、雄壮与奔放，更爱它骨子里藏不住的坚韧与奋进。

历史丹青中，马多是盛世的注脚、昂扬的魂魄。韩幹笔下的丰腴骏马尽显太平气象，那世间的骏马融汇东西更显昂扬。徐悲鸿笔下的奔马承载奋进之志。但我却偏爱宋末元初龚开的《骏骨图》。

与图上的那匹马相遇，我才知道，原来，马可以这样瘦，历史可以这样重，而风骨，竟能如此磅礴。形态撞向后世人的心坎。

画是极简的，简到天地皆空，只剩下一匹马，一片沙岸，却自有千钧之力。它低垂着头颈，不是觅食，不是叹息，而是蓄力沉思，是历经风雨后的从容沉淀。

它身上的肋骨，根根可数，整整十五根，如被暴风镂空的船骨，坦荡而坚定地撑起一片松驰的、黯淡的皮囊。整个身躯好似架架般沉稳，线条从马的脑后缓缓上升，到脖颈的根部突然隆起，又从它的后背脊骨缓缓下落。最动人的是它的眼睛，龚开没有让这匹马正面而视，只露出了左脸。即便身躯尽显沧桑，唯独眼

珠，圆润饱满，瞳仁黑亮，嵌在松垂的眼皮间。没有乞怜，没有哀怨，只有一种近乎凛冽的沉静、一份澄澈的坚定。那是饱经风霜后的清醒，是历经磨难后的倔强。穿过时空，依旧矍铄。

如果要听懂那匹瘦马的嘶鸣，必先认得它的造主。龚开，字圣予，号翠岩，生于风雨飘摇的南宋末年，与文天祥呼吸过同一个时代的空气。他的故乡淮南，地处宋金对峙的前沿。他自幼耳濡目染的，是擂鼓战金山的梁红玉之豪情。成年后，他步入仕途，恪尽职守、心怀家国，将文人的担当与风骨，深深镌刻进自己的血脉，始终秉持本心，不随波逐流。

宋元交替之际，江南士人被推至抉择的隘口：是卑躬屈膝，还是宁死不屈?龚开选择了后者。他坚守本心、秉持气节，不趋炎附势、不妥协盲从，以笔墨为心，辗转于杭州、平江(今苏州)等地，鬻画为生，家徒四壁。时人记载，他身长八尺，美髯飘洒，风度如古画中的仙人剑客，然而这飘逸的外表下，是“胸中之磊落轩昂峥嵘突兀者，时时发见于笔墨之所及”的赤诚之气。

与其说龚开是在画马，不如说

那匹马就是龚开自身的写照。虽故国已远，初心不改，信仰不灭，他如图中这匹瘦马独自行走于天涯，即便天地间只剩下自己一人，却始终坚守着心中的气节与忠贞。这匹马低着头，但站姿依旧稳健、孤傲，象征千里马的十五根肋骨尽显于外。龚开在这幅画的自跋上说：“惟千里马多至十有五肋。假令肉中画骨，渠能使十五肋现于外，现于外非瘦不可，因成此相，以表千里之异。”瘦的是身躯，强的是筋骨，坚的是信仰。龚开将所有的赤诚与坚守都凝于马的眼眸，这眼神，是对故国山河的深情守望，是对文人风骨的坚定传承，是守护精神家园的执着。纵使风雨如晦，风骨永不褪色，文脉终将绵延。

又一个马年已至。当街头重又充满象征性的奔腾与欢愉时，请不要忘了那匹独行的瘦马。我们的文化基因里，既需要韩幹笔下“五花散作云满身”的蓬勃生命力，鼓舞我们奋勇前行、开拓进取；也同样需要龚开笔下“夕阳沙岸影如山”的磅礴风骨，指引我们坚守本心、不忘来路。前者让我们奔跑，后者让我们懂得为何而奔跑，让我们在疾驰中挺起脊梁。

艺林掠英

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现场，演员辛芷蕾凭借电影《日掛中天》获最佳女演员奖。手捧沉甸甸的奖杯，她热泪盈眶，转身紧紧抱住编剧韩念锦：“念锦老师，首先要感谢您，没有您写的剧本，没有您的推荐，我哪有今天的荣耀啊!”这份荣耀属于演员，也属于那位从湖南湘西凤凰走出来的编剧——韩念锦。

从新闻中得知这一喜讯，并在与念锦的父亲通话中证实情况，我作为看着她长大的湘西大姐，为之振奋和骄傲。循着时光脉络，我记录下这位湘西女儿的成长点滴，以及藏在国际大奖背后的坚守与耕耘。

韩念锦的文学底色，深深浸染自湘西的山水与文脉。其父亲韩棕树是土生土长的凤凰人，深耕文艺界多年，笔下作品饱含对湘西土地的爱，更以四万字长篇纪实文学《播种希望》为西部失学儿童发声。在父亲堆满书籍与稿件的书房里，在沈从文笔下那条流淌不息的沱江旁，文字成为韩念锦认识世界的语言。年少时，她的诗歌与散文便已见诸报端。文学的种子，在凤凰的青石板路上悄然生根。

后来，人生的轨迹将韩念锦带离故乡。从长沙到武汉，再到遥远的德国慕尼黑大学，她系统学习文学史、艺术史和考古学等。求学的经历拓宽了她的文化视野，而最终，她选择回归北京创业。失败与彷徨曾一次次袭来，但刻在湘西人骨子里的坚韧，让她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。久居京城十余载，韩念锦见惯了大都市的繁华，也读懂了街巷里弄的人间烟火。她看到年轻人奋斗的喜怒哀乐，也体察着不同人群生活的酸甜与无奈。这份对生活的细腻观察、对平凡人生的深切共情，孕育出《日掛中天》这部聚焦平民生计的作品。

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，台前的光彩，是幕后创作者无数个日夜的打磨与坚守。《日掛中天》的诞生，便是韩念锦与蔡尚君夫妻二人以匠心浇灌的作品。彼时，丈夫蔡尚君正为寻找剧本陷入焦虑，韩念锦便将自己对人性的思考、对生活的理解凝于笔端，在无数个深夜勾勒出故事雏形。这份初稿，让从影二十余年的蔡尚君深深触动，剧本里的人间烟火、真实的生活温度与深刻的人性洞察，正是他寻觅已久的创作方向。

为将文字转化为银幕上的画面，夫妻二人开启了漫长的剧本打磨之路。剧情逻辑的梳理、人物情感的刻画、台词的斟酌、情节的取舍，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讨论与修改。在思想的碰撞中，剧本的轮廓愈发清晰。拍摄计划屡屡受阻，外界的不确定性也曾让他们陷入困惑，但对艺术的执着，让二人从未想过放弃，反而在困境中不断完善剧本，静待最佳的开机时机。

阴霾散去，剧本打磨至成熟，辛芷蕾、张颂文、冯绍峰等演员进入剧组，韩念锦细致地为演员解读角色幽微的内心世界，让演员得以深入角色的精神世界。纸上的灵魂在镜头前真正“活”了过来。影片拍摄完成后，幕后的打磨仍在继续。韩念锦与蔡尚君全程参与剪辑，每一个镜头的取舍、每一段节奏的把控，都经过反复推敲。剪辑室的灯光常常彻夜通明。

辛芷蕾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我其实挺心疼美云的。”简单一句话，道尽了她对角色的深度共情。这份共情，恰是韩念锦在创作时赋予角色的灵魂。剧本里的人物，源于生活，归于人性，正是这份真实与深刻，让演员能与角色同频共振，让观众能在光影中看见自己、读懂生活。

从凤凰到威尼斯，这条路韩念锦走了很远。但无论走多远，湘西赋予她的文化基因从未褪色。那是父亲传递的对文艺的热爱与敬畏，是浸在骨子里的坚韧与执着，更是对普通人生活状态的朴素关怀。她把这份底色揉进了剧本的肌理，让一个中国故事，拥有了触动世界心灵的力量。



《日掛中天》海报。

湘西女儿韩念锦，把烟火写进《日掛中天》

杨晓夙